

明天
倒计时

我要我的色彩

I want my color

第九届爱诺法赛地板交易会

9TH ANOFRANCE FLOORING FAIR

暨ANO质量全国行·南京站

2010.12.11-12.12 盛情公开

金盛江东门店国际饰材馆负一楼爱诺水晶之城

明天,来这里买地板 年度绝版价格

年度绝版低价 79.00 元/平方米
经典路易V8系列最低价
新品推出(全包价)

年度首次破百 99.00 元/平方米
时尚路易V6系列最低价
新品推出(全包价)

特别限量推荐:海棠木(宽) 129.00 元/平方米

购地板即有机会获得德国高仪花洒与日本伊奈座便器
更有炫彩置物架礼品等着你....

现场抽奖100%中奖率
价值8000元卫浴大奖现场抽取

德国高仪龙头与花洒产品,融高端设计,前沿科技与先进制造工艺于一体。
多样化的设计风格使之能与各种装修风格与洁具相配。
每一个龙头系列都包含从面盆龙头,浴缸龙头,妇洗盆龙头到淋浴解决方案的完产品线。

品鉴热线: [025] 86551558

热烈庆祝爱诺·欧式大板
强势登陆六合宝润装饰城

四川草原大火 22军民的生死瞬间

这次是上级主动问:你们需要多少钱?12月8日,四川省道孚县农牧局副局长四朗生根“应邀”给县政府打了一份资金报告,请求拨款150万元。

这150万元,30万元用来对农牧民做防火宣传,30万元用来搞防火演练,90万元用来维修防火物资储备库。四朗生根说,上述三方面,是农牧局多年来一直想做好但无力去做的事。

更上的上级,直到国家农业部,也表示将支援道孚县农牧局的防火工作。四朗生根说,另外几份资金报告,还在拟定之中。

这位康巴汉子很感谢上级的关心和支持。12月5日下午,作为那场大火最早一批冲入遇难现场的目击者,四朗生根说,他永远忘不了那阵风,那场火,那群人。

带着简单工具去灭火

那本来是一个安静的周日中午。

12点30分左右,他接到另一名副局长的电话,问他手机刚才为啥占线。“孜龙山上着火了,鲜水镇打你电话打不通。”

四朗生根马上给局属草原检测站打电话,要求站内值班的一个小伙子赶快去现场探路。防火本来是草原监理站的事情。但在道孚县农牧局,因为编制困难,没设监理站,就由检测站负责监理站的工作。检测站也只有5个人,而全县天然草地共有625万亩,可利用草地563亩。

这个电话打完,他马上又拨通局办公室主任陈燕琼的电话,“有火灾了,赶快通知人!”

因为是周末,有的人手机关机,有的到外地探亲,有的到附近山上的温泉去洗澡,陈燕琼并没有召集到所有该召集的人。

但四朗生根还是很快组织起了一支20人的队伍,其中包括陈燕琼等两名女同志,和一名有脚伤的职工。大家没回单位,直接在现场的大街上分发了救火器具:铁锹、背水的消防桶,2号工具和3号工具。2号和3号工具都是用铁棍做成,区别是一个前端扎着防火的橡胶皮条,一个扎着一团网状的铁丝。

农牧局共有104个干部职工,但因为女同志和老同志多,真正能上去救火的,也就是20多人。四朗生根对召集的人数感到很满意。

救火队伍挤上3辆车,开往6公里外的孜龙村。设在农牧局内的县草原防火办没有独立的办公室,也没有救火的专车。3辆车中,两辆是农牧局公车,一辆是四朗生根的私家越野车。

对火灾,20个人并不陌生。四朗生根在车上还跟下属说,尽快灭了火,大家就可以回家了。

村支书担心牧草被烧

大概是中午12点多一点,孜龙村支书罗尔布刚端起碗,就接到镇领导的电话,要求他马上去冒烟的呷乌沟查看火情。

罗尔布赶到现场后,心急牧草被火烧掉。当地的牧民每天必喝酥油茶,一到冬天,那满山坡的牧草,就是奶牛能活下去的口粮。没有牧草,就没有奶牛,也就没有酥油茶。

他返回村里,带上竹耙,重新上山。路上,他遇到了村里55岁的老党员泽绒男,对方二话没说,也跟着上到了离山顶不远的山坡上,终于发现了明火。这个山坡的下边,是一条深数十米的深沟,沟的另一边,也有一个山坡,还没有着火。

山坡上的草很浅,火苗不到人的膝盖高。罗尔布用竹耙朝火线猛拍,泽绒男则用树枝打。火的温度太高了,很快就把罗尔布的耙子烧得只剩下一根柄了。他脱掉外套,缠在这根柄的另一头,继续打。

赶来灭火的人越来越多,有村民、有县上和乡镇的人,还有一大群穿迷彩服的军人。

东莞小战士

下午1点40分左右,战士张运福听到了紧急集合号。四川省甘孜军分区独立营教导员向战士们下达命令:一分钟内集合,赶往呷乌沟救火。

战友银磊说,张运福本来想趁午休时间,去邮局给母亲寄他10月中旬的雪景照片。小张是广东东莞人,今年19岁,母亲黄霞很牵挂他,一直等待他寄照片回去,看看儿子“是不是胖了”。

牵挂他的,还有他热恋中的女友吴优,他已经半年没见她了。之前一天的电

话中,他们约定,下次吴优再来道孚,他们就到附近的雪山上合影。

但集合号使张运福永远也不能寄出照片了。他、银磊和其他59名战友,排队听完了教导员李列一分多钟的战前动员。李列说,“火情就是命令”,还让战士们“注意安全”。

62名官兵赶往火场,一开始坐车,到山下后,下车跑步冲向火线。

道孚县政府的统计显示,当时参加救火的,除部队外,还有农牧局职工20人,林业局职工28人,林业灭火人员38人,鲜水镇群众35人。

在道孚县,尽管有规定,森林火灾归林业部门,草原火灾归农牧部门,但事实上,一发生火灾,大家都会立即赶往扑救。

在张运福和战友们用灭火扫把和铁锹扑打火苗时,同一块火场上,四朗生根和下属也在用同样的工具扑打。

2点半左右,明火基本扑灭了。无论四朗生根,还是战士银磊,乃至村支书罗尔布,都松了一口气。

战士们原地休整待命,这时,三连四班班长侯晓伟最后一次见到张运福。小张一脸黑灰,差点认不出来。“你变成包子了。”侯开玩笑说。

当时,大家有的喝水,有的躺在地上休息,累得说不出几句话。

22人遇难

罗尔布听到“轰”的一声,山脚下似乎爆炸了似的,巨响裹着热浪,“呼”地就过来了。

3点10分左右,山脚下的余火,被一阵“龙卷风”吹燃,几秒钟内就吞噬了尚未过火的左边山坡,造成了22人死亡,4人受伤。

死者中,包括教导员李列、战士张运福和孜龙村老党员泽绒男。

罗尔布也在被火吞噬的人群中。数分钟前,62名官兵分为两组,一组监控右边山坡的暗火,一组20来人,赶往左边山坡,想绕到两山坡间的山腰,深沟开口处,灭掉那里的余火。

银磊记得,张运福就在这20来人之列,他听到命令后,“噌”地从地上站起来。

罗尔布接到林业局职工送过来的水,喝了很多,又把剩下的浇湿了毛线帽子,戴到头上。他庆幸,如果不是这个帽子,也许他也将一去不还。

多名目击者都证实,当时一阵风突然吹来,霎时将山沟下的余火,像浇油一样,泼满了整个右山坡。

农牧局副局长四朗生根当时正在左山坡上,隔了至少一二百米,脸庞还被烤得发疼。

罗尔布没看到火,也没感觉到右臂的皮肤几乎被烧光。当热浪袭来时,他被卷入浓烟中。不到一分钟,他看到脚下不远处,横七竖八地躺着很多人。这些人刚才还跟他一起赶路。他觉得,“他们还跟活着一样。”

没人敢接的电话

有人大喊罗尔布,“你胳膊伤了。”

罗尔布感觉不到疼,也无心低头查看伤处。他只想把眼前的每一个人扶起来。当天下午,他被送到医院后,医生端来了牛奶,给他补上了午饭。他被诊断为二级烧伤。

15名战士的遗体被运回营地后,当晚,战友们为他们做了擦洗。大部分人的面部勉强可以被认出。

李列的遗体在火场就被认出了。当时,他的手机在身下响起,熟悉这个铃声的战友拿起手机,一看来电,是李列的爱人打来的。

没人知道怎么跟她说话,没人敢接这个电话。

都市快报记者冯志刚曾和张运福在玉树相处了7天。在冯的记忆中,张一脸稚气,医生为他脚底的水泡涂药,他疼得咬牙咧嘴,又不好意思大叫。他很为他老家东莞清溪镇骄傲:那里有发达的工业,自己家境殷实,村里分红优厚。

冯志刚说,独立营牺牲的15个人中,有8个参加过玉树地震救援,其中6个都认识。“都是一等一的好战士。”

女友吴优跟张运福只认识了一年。当这个女孩从四川宜宾赶到四川康定后,张运福的父母还是第一次知道儿子谈了女友。

据《南方都市报》